

NO ROAD BACK



第二部

门槛 4

没有回头路

有些旅程始于一次出发。

另一些始于一次失去。

这一段属于第二种。

很长时间里，我以为归来是一个地理问题。

离开一个地方。

穿越一段距离。

回到出发点。

这是一个简单的定义。

方便。

也是错的。

随着岁月流逝，我发现有些归来并不通向任何看得见的地方。

因为要抵达的那个地方已经不存在了。

或者它从来就不存在。

或者我们已经改变太多，再也认不出它。

然而，归来的需要依然存在。

这是人最深的渴望之一。

我们想回到事情看起来更简单的时候。

更清晰。

更有秩序。

我们想回到我们失去的人身边。

回到错过的机会。

回到没有做出的决定。

回到人生仿佛还向一切可能敞开的时刻。

但时间什么也不归还。

那不是它的行当。

时间改变一切。

从不归还。

有些年，我追逐着不可能的归来。

我这样做时并没有察觉。

我试图找回从前的自己。

那个年轻人。

那个职业人士。

那个儿子。

那个确信自己知道要去哪里的男人。

每一次尝试都以同样的方式结束。

以失望告终。

因为那个人已经不存在了。

而这样是对的。

一天早上，我明白了一件事，它改变了我看待过去的方式。

我并不是真的想回去。

我想找回的是一种感觉。

一种确定。

一种熟悉。

一个问题似乎比答案更少的世界。

但人生不提供穿越时间的旅行。

它只提供转变。

正是那时，我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归来。

不是走向我曾经的样子。

而是走近我已经成为的样子。

这其中的差别是巨大的。

当我们试图回去时，我们是在与时间搏斗。

当我们接受向前走时，我们终于开始理解它。

许多人一生都在寻找一个家。

他们以为那是一个地方。

一座城市。

一条街道。

一个国家。

然后有一天，他们发现，家是一种灵魂的状态。

没有任何地理坐标能够保证它。

在我的一生中，我穿越过许多国家。

许多文化。

许多语言。

每一次我都留下了一些东西。

每一次我都收获了另一些东西。

不知不觉中，我正在变成一座活的经历档案馆。

一幅由不同地方拼成的马赛克。

到了某个时刻，我不再问自己：

“我属于哪里？”

我开始问自己：

“我随身带着什么？”

第二个问题有用得多。

因为归属会改变。

边界会改变。

地图会改变。

而我们内心所携带的，却一直在旅行。

我记得有些夜晚，迷失的感觉比平时更强烈。

那些一切都显得遥远的夜晚。

人。

地方。

确定的事。

甚至我自己。

在那些时刻，最古老的诱惑浮现了。

回去。

撤销。

复原。

从更早的某一点重新开始。

但每一次，现实都向我展示同一个真相。

没有更早的那一点。

只有现在这一点。

以及如何处置它的选择。

随着时间推移，我学会了不把过去看作目的地，而是看作一座图书馆。

一个可以造访的地方。

不是用来居住的地方。

因为住在过去的人，会慢慢不再住在当下。

而没有当下，就没有未来。

我爱过的人。

我穿越过的城市。

我失去的机会。

成功。

失败。

一切都继续存在着。

但以另一种形式。

就像已经写好的书页。

可以重读。

不能重写。

那是一种解脱。

因为我终于不再寻找那些无法找回的东西。

我开始把精力投入到仍然可以建造的事物上。

矛盾的是，正是在那一刻，过去不再纠缠我。

在我不再把它当作目的地的時候。

人的事情也大致如此。

许多人离开了我的生活。

有些是出于选择。

有些是出于不得已。

还有些只是时间默默的作为。

起初，我把这些缺席理解为失去。

后来我明白了，有些存在以不同的方式继续存在着。

在留下的教诲里。

在回忆里。

在举止里。

在那些继续影响着我的决定里。

这也是一种归来。

不是人的归来。

是他们的意义的归来。

也许成熟恰恰在于此。

明白没有什么会以原来的形式归来。

但几乎一切都可以以新的形式继续活下去。

最后，我不再寻找归途。

因为我明白了一件任何地图都从未显示过的事。

我并不是在回到任何地方。

我是在抵达。

抵达一个由所有的出发、所有的失去、所有的相遇和所有的转变建造起来的自己。

正是那时，那个悖论解开了。

我寻找了多年的归来，并不通向过去。

它通向我自己。

所以，说这是一次从无处归来，是准确的。

不是因为沒有目的地。

而是因为那个目的地没有地址。

那是一个没有地理的地方。

没有边界。

没有坐标。

一个我穿越了一生、却始终没有认出的地方。

从无处归来。

归向我已经成为的那个人。